

体验北仑地铁

■ 心潮传递

□ 梅岳龙

“北仑地铁来了，乘地铁去！”3月13日，免费试乘地铁的第一天，浙浙沥沥的春雨阻挡不住人们去乘地铁的步伐。上午9点还不到，霞浦地铁站A号入口处已是人头攒动。随着站门的开启，人们兴奋而有序地上了台阶。台阶两旁和转弯处，一个个身穿红衣的志愿者热情地为我们指路。

前方就是安检处了。我又打量起手中的“1号线二期试乘卷”。试乘卷正面写着：轨道交通，创造和美丽新生活。背面是“使用须知”：持本卷可乘坐1号线、2号线一期全程。

“请安检。”在安检处，我站着不动，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用仪器把我的全身“扫描”了一遍，然后让我通过了。不多一会儿，一列银白色的地铁缓缓地进入了站台，当地铁停稳以后，我们高兴地走进车厢。

地铁离开了北仑霞浦站，向着宁波奔驰而去。车内，人们的喜悦之情在脸上洋溢着，交谈、远望、拍照。车外的风景瞬间而逝。地铁穿梭在春天里，一会儿越过田野，一会儿穿过隧道，一会儿在高架桥上奔驰。田野、山丘、工厂、高楼一眨眼的功夫都被抛在了后面，新的风景不断涌现，地铁奔驰着，我仿佛感觉到时间在飞驰。我随身带着的相机也闲不住

女儿教我坐地铁

■ 世态实录

□ 马鸿燕

3月18日傍晚，女儿说，要带我去坐地铁。哈哈！怎么会有此等好事。

带上“五一卡”，再带点硬币吧。女儿说：“妈，你当是坐公交啊，坐地铁买票会找你钱的。”“哦？会找钱啊？那我带一张纸币，50元的。够了吧？”女儿咧嘴一笑：“够了够了！”

我拉着女儿的手，兴冲冲出了门。跨过小桥，穿过公园，踏上了灯光闪烁的大马路。体育馆附近人来人往，对面的银泰人头攒动。

女儿像一只小鸟，叽叽喳喳不停地说着话。

女儿突然说：“妈妈，你给我买颗糖吃吃吧。”“什么？又是糖？多吃糖不好，不容易消化，伤胃，又容易长胖。我们换一下，换逛一下银泰可好？”女儿跳了起来：“好！妈妈的提议太好了！”我哪能不知道女儿的心思呢？女儿最愿意走走的就是银泰了，吃点小零食，逛逛喜欢的店，或者买一件小东西慰劳下自己。

“我口袋里只有50元。现在我和你两个人，你打算花多少钱？”我问女儿。“一人一半，我25，你25。”“好，你花25，我花25。”“超出部分支付宝。”女儿欢呼。

走上天桥，我东张西望，为下周3上宁波做准备。女儿拉起我的手，直冲冲地往里走。一进门，女儿就指着几台机器说：“到这买票。”

我仔细地看着路线，寻找我要去的目的地“宁波教育学院”。没有

找到。

女儿说，找附近的站点。对，我们把终点确定为“西门口”。女儿按下了“西门口”，屏幕上显示要几张票的提示。女儿一一教我。然后，女儿指着进站口，严肃地说：“妈妈，你到了西门口这个站的时候，出门一定要看清方向。不然，出了另一个门的话，你还是会搞不清方向。”

啊？女儿，你别吓我。我妈本身就一乡下人，连买地铁票都不会。你这样吓我，我还敢乘吗？

“好了好了。你也别害怕，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这算什么话！还坐不坐呢？不是说要要坐一站试试的吗？

女儿说不用坐了，拉着我急急往回走，我知道她的小心思，往银泰去了呗。

怎么花25元呢？我知道女儿会选蛋糕。果不其然，她冲进了“玛莎米亚”，我则坐下来小憩一会。女儿买了杯奶茶类的饮料，13元，没有挑其他东西。

我打趣地说：“只花13啊？离25还有一半，今天是咋回事啊？”女儿说：“今天打算给你买个全麦的，你最爱吃了。”啥？我有没有听错？今天是第一次没有用支付宝里的钱，还吃到了女儿给买的面包。

欣欣然接过女儿给买的全麦面包，大口大口地咬着。

回家的路上，灯更亮了，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显得更加有序了。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是东晋方士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一书中的一个治病偏方。但恰是这个偏方启发了宁波人屠呦呦提炼出青蒿素，从而使她摘取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获得科技类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作为北仑人，提起葛洪就自然会想到灵峰寺。灵峰寺位于大碇街道西南部灵峰山上，过去，每年四月、端午上灵峰寺的香客络绎不绝。从1925年6月1日《申报》的一则报道中可见当年盛况：“……凡宁属、绍属、台属等县之迷信男女，咸往该寺烧香，为下世祝福。而今年系闰四月，往拜者愈众，因闰四月须二十年一转，机会非常难得。今日（三十日）由慈溪、余姚、绍兴等处乘车过甬赴灵峰者，计三千余人。闻熟悉灵峰情形者说，于初九初十两日，各处香客齐集灵峰者，约在十万人以上，而统计此次香客之糜费（旅费香烛费等），约在三十万以上，劳民伤财，洵愚民之狂举也。”

灵峰山并不高，山形如瓶壶，原名瓶壶山，世传当年葛洪为了采药、炼丹，遍游天涯路经于此，见乡间瘟疫流行，为了治病救人，就在此山结茅而居，并觅山峰岩石处权作药臼，将草药捣烂，广为民众治病，颇为灵验，人称“葛仙翁灵丹妙药”。故称岩为灵岩，山曰灵峰，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众多的葛仙翁传说。历代文人墨客对灵峰山水称誉有加，多有吟咏，留下诗词数百首。

唐朝开成年间，四明高僧宗亮到访灵峰，有诗《题瓶壶峰》：“红树鸟啼知客到，碧潭龙出有云从。老僧求作石桥记，指点瓶壶说旧踪。”

元末进士台州黄岩人刘仁本，学问渊博，历官任台、温、庆元（宁波）路总管、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

人文诗意话灵峰

■ 热土钩沉

□ 陈一鸣

游历灵峰山水后题诗《瓶壶山色》：“楼阁烟霞出翠岑，瓶壶山色壮丛林。天池水阔千峰动，松径人行九曲深。鱼鼓不传僧入定，鹤童能伴客幽寻。岩前桂子纷纷落，散作天花满地金。”

明弘治年间定海（镇海）柴桥进士沃燮，家乡人称沃御史，从荆州知府任上回家守父丧。回乡后，乐为百姓修桥铺路谋福利，不再复出做官。闲暇时到灵峰寺游玩，赋诗《礼仙翁》：“古刹号灵峰，崔嵬倚碧空。飞泉悬翠珥，峭石立苍丛。访迹非看竹，寻真别问宗。遗容千古旧，谁是老仙翁。”

明嘉靖三十年间定海（镇海）进士乐舜宾，历任江西新淦县令、郡守，以清廉能干著称。后出守惠州（广东），在惠州数十年，为官清正廉明，归乡时，宦囊不名一钱，人称儒风循吏。留诗《入灵峰山寺》：“一亭曲入梵王家，百折千盘路亦赊。山鸟能知游客意，数声啼上石楠花。”

明末曾任番禺县令的谢泰宗在明亡后，托病不出，游历家乡山水，有《游灵峰山寺记》传世：“自出郭渡定海江（即甬江），南行十里为长山桥。桥下即小浞港（江），入东江溪（东岗硖）流者潮汐水也，盈涸无时，行人借以心卜焉。桥过二里，为黄泥岭，岭北峻而南坦，然峻者缩矣。所云水激兴波，高下相临，差以寻常，犹之为平也。又三里有岭曰布阵岭……”



味道

苗青 摄

老木房

（外一首）

■ 诗海浪花

□ 金秋

喂 养

安静

静到不能偷取月亮
星星也不用守着它
然后给麦子
新的营养
再数着一个冬天
囤积的脂肪
轻得像桃花的酒酿
醉倒在一艘船上
一张用竹子编制的床上
有梦话和鼾声悄悄
摇摆着风的乳房

故乡是巨大的粮仓
童年没有模样
一天是一次死亡
一天是一次生长
还有遗忘
遗忘是流浪四方
是弥天大谎
是埋没善良

悠然见菜蕪

■ 百姓凡事

□ 张仿治

今天晨光现得早，不到七点，太阳就已经把浪漫金色撒在门口的小园子里了。趁着空气清新，我蹲在园中，为青菜们拔除几棵困扰它们的野草。我小心地把野草连根拔除，不经意中，手指触及了菜心，却发现，这菜心已经往高处长了——啊，它抽薹了，这浅绿的、我们通常叫做菜蕪的菜薹！

这菜蕪来得如此不动声色，我心头一热，脑中跳出了“拔草晨曦下，悠然见菜蕪”这样明显套用古人名言的“诗句”。句子虽拙劣，但欣喜之情却是真切的。

回想三个多月前，拔掉黄豆秆后，我挥锄掘地，把杂草炼得光光的，把泥土打得细细的，把畦面整得平平的，匀匀地撒上了菜籽，透透地浇上了清水，严严地盖上了薄膜。没几天，菜苗就长出来了。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一定要让青菜有足够的养料。朋友送我的一些鸡粪，我早在整地时已埋在泥土下面了，这算基肥。出苗后要施追肥，就这几平方米的菜蔬，我不想用化肥，又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施人粪尿，便随时把洗鱼后的内脏污水之类可以转化为肥料的杂物贮在密闭的容器里让它腐熟发酵，到时候就拿这水来浇菜，看来这自制的农家肥也不错，浇在地里，菜叶都碧绿青翠的。

但是，世上什么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哪怕种几株菜。菜苗刚出土，就有虫子来光顾了，眼看着才指甲大小的嫩叶子，一瓣瓣被咬出小孔，是什么虫子如此可恶呢？我蹲下身子细细察看，哈，找到了，这小小的青虫！虽然它有极好的保护色，绿得跟菜叶毫无二致，可是毕竟它与菜叶形态不同，我稍一留神，虫子就露出真面目来了。我把它们一条条捉出来，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多久，小小青菜又受侵害了，有叶子

此例。这时虞清华联合十名秀才，二名举人逐级上诉，据理力争，经在朝王荣商翰林干预下，得以维持原例。“满园风月有余清，竹影琉璃佛屋明。我是红尘忙里客，特来深夜听溪声。”这是校长虞清华在灵峰香期，驻寺督收香金时写下的诗句。

据《鄞隘中学校史》载：“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闰四月之年。校长虞凌舫想得到该年香金建造新校舍。而地方乡绅借筹划地方自治经费名义，也想要此期的香金。是日，地方武装警察把守膳房钱柜，虞凌舫忙与同窗李珣卿商议。李珣卿见情形紧急，就找到宁、绍、台、温四属指挥官王文翰，用其亲笔信借调驻镇海南大营陆军一个连，上灵峰寺“维持秩序”，逼使警察下山。最终得银元五万元，建造二层红瓦楼房一幢，这西洋式校舍在当时当地堪称一流。并改校名为“灵山学校”。这幢房子至今仍保存完好，一楼开辟为灵山校史馆。

灵山学校利用丰厚的灵峰香金延聘名师，一时教育质量为甬东之冠，为国家培养出大量人才：有王鲁彦的乡土文学独树一帜；有周大风的《采茶舞曲》唱响大江南北；还先后有两位浙江省副省长（王起、王博平）及一位杭州市委书记（王子达）；更有一大批科技界、教育界的精英。

青山不老，世事沧桑。如今，平时的灵峰山是寂寥的，少有游人来访，站在山巅高处眺望，东边山麓下早已不是小渔村了，而是高楼林立的港城新区；回首向西，远处是宁波东部新城鳞次栉比的高楼；甬江，小浞江宛如丝带蜿蜒东流，通途路、环城高速联接着甬东大地；放眼北方，跨海大桥犹如彩虹。临风遐想：传说中那“吐饭成蜂、插箸变竹”的葛仙翁，也料想不到山下海隅之地千年后的繁荣昌盛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手机在国内开始出现，那时叫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非常形象。一是手机外形个头大、又重，二是最早使用的群体是“土豪”，因为当时机子贵、人网贵、号子贵，一台大哥大没有几万拿不下来，相当于普通大众一两年的收入了。而“土豪”是呼风唤雨之辈，手下称之为“大哥”。那时手机是最好的身份标志，通话时都习惯手持“砖头”大分贝，还要在众人面前转悠。

手机进化速度很快，起初知名牌子是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后来国产的渐渐也有了，功能也越来越齐全。一段时间电脑游戏流行，牌、棋、种菜，新鲜几年后，种菜连大妈也不玩了。手机功能发展了，便逐渐取代了电脑。电脑的游戏手机都可玩，而电脑毕竟携带不方便。手机已是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机不离身、随用随取。而女人似乎更嗜爱手机，更容易为“手机控”。

现代人使用手机的频率非常高。排队、坐车、坐在室内闲空时都会手捧手机玩弄。看电影电视剧、游戏、看股票行情买进卖出，手机支付、淘宝，很方便。当然“中毒”的也有，手机淘宝一天要淘几回，付的不是现金没感觉疼，看那电商陈列在货架上的商品，经不起诱惑手痒痒，

手机病

■ 海边漫谈

□ 冯树新

动动手指过几天就送货上门，但好多所买的东西根本用不到。有人分析购物上瘾是压力大，购物过程可舒缓压力。开车导航、打的、查饭店、记录运动轨迹，手机也都能提供相应功能。在小区里经常看到有人一边打手机，一边开汽车门、走进去、发动、开走。等红绿灯几十秒时间也会身不由己拿出手机看看，红灯变绿灯了还在看，招来后面喇叭声一阵一阵。

人们更换手机的频率也非常高。人都喜新厌旧，换老公妻子困难，换手机方便。苹果手机上市时，粉丝几千万，彻夜排队购买，如灾患时抢购大米一样。有的是从牙缝里省下钱来买苹果手机。手机此时除了本身功能外，兼有身份面子功能，好像长时间用老手机就是落伍、Out、丢面子了。中国人多、爱面子，怪不得苹果手机价格居高不下，原来在中国有天文数字的追“果”族。当然，一些经济、事

业有成的人，却不会大跟随追机族，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去关注，心思不会化在手机款式这种小事上，他们更自信，成功就是最好的名片。而且这部分群体多多少少存在怀旧情节。

微信是手机的重要功能，通话反而退其次了。无聊上微信，幸福晒微信。微信已成人人交流的重要载体。发个微信红包抢一下，娱乐娱乐，给人带来快乐热闹。找对象谈恋爱也可以在手机微信里进行，要照片发一张（还可以美图秀秀，去糟粕留精华），要礼物手机上随手点点立马收到。当然，悲催的事也有，手机恋爱一段时间，真见面了感觉男的不够帅，或女的不够靓，责怪对方在欺骗，被责怪一方则万分委屈：谁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恋爱对象的，你也不是隐藏了自己一部分吗？过去恋爱有媒人，现在手机就是媒人；过去恋爱有拉手、牵手、接腰、拥抱等过程，还一起散散